

爲「汪密約」告全國軍民書

機關報中華日報，也可以藉着前線將士的犧牲，來說幾句騙人硬話，像所謂「日本希望和平，乃出於不能吸收中國」等之一類話的時候，敵國即探探而出，擲交漢奸，迫令簽訂的，還是這樣一個「日方新關係調整要綱」。如果真像汪兆銘所說的，先停戰後議和，那還有什麼和可議呢？一經停戰，還不是無條件的要中國來投降就完了嗎？還不是將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更加可以用舞獅的面目放聲無忌的擲了出來要你承認麼？那還有什麼撤兵可講嗎？唯其我們全國一致，沒有人上他的當，所以汪兆銘只好千辛萬苦的在偷偷摸摸中間和敵國私訂這種賣國契約。當他的主子不肯交付四千萬元借款的時候，便從他的機關裏裏發出「吾等又何必組織中央政府，豈吾等可淪為漢奸之流乎？」一類的呼聲。這足以證明，只要我們同意意志堅定，汪兆銘的賣國奸謀是斷難有法子稍心乘隙而成功的。敵國亦有法子實現他這樣僥倖狂妄的計劃的。汪兆銘簽訂這個賣國契約以後，他再算如何做法呢？敵國又將採取怎樣的步驟呢？這都是我們全國同胞心中所必然引起的問題，但我以為這些都不重要，不值得注意，只要我們守定一貫不變的國策，強抗敵，自然能够以最後勝利的光明，（缺）汪逆在這個賣國契約將近簽訂的時候，他躊躇無志了。先是他的機關報「中華日報」說什麼「全國的和不能實現，除了以局部的和致於全國的和以外，無辦法。」繼而汪兆銘又發表了一篇體面，說「目前所有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又說「具體和平條件的能否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獲得之後，其實現。亦有有待於和平運動。」這一半是他還想掩飾其秘密字樣的事實，一半還想仰望他主子的顏色。所以他今天以後，必然企圖致力於他的所謂「和平運動」，就是想「以局部的和漸致全面的和」。他一半是想拉攏親類，組成偽府，竊名義，作為執行這個「支日新關係調整要綱」的主體。他或者還妄想，即便沒有第三國承認他的偽府，亦必然可以引起一些糾紛和麻煩來使若干國家同他的偽政府發生事實上的往來。至於「局部的和」，他所謂「局部」，是怎麼說呢？這就是說，日軍所領的南京城，就是他所能作之出賣的「局部」。再以這個「局部」作基礎，他借他主軍的力量，來和我們全國抗戰軍民作對。以毒害我們全國不願作亡國奴的每一個同胞，而後還以此達到「全面的和」，就是出賣一個的國家以償他主人的大恩，他的打算，就如此。他說他「已不能」有顧慮了，但要我問我們同胞，我們難道對於這種極惡不赦寄生

供後人痛憤而已。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夷夏大義，是永遠有與任何國賊出現之時，更是祇發掘之會。我自信我們全國軍民，勇於烈的奮鬥，必然將這個漢奸賣國行為的具體化，而更見堅毅，更見勇猛，更普遍。至於敵國以後怎樣壓我們也大可以推測。我猜敵國以後的行動，不外兩條路。一條路是一而再出漢奸，一而「悉索敵賦」的把他僅餘可調的兵力拿了出來，繼續加緊向我們進攻，以便他們軍部可以向議會要求軍費，同時可以堵塞人民間不滿和責備。另一條路，或定他自己得兵壯已竭，如再無其他兵力，達到他國庫都要發生變亂了，一等到漢奸出賣後，他便借此名義宣告他的事變結束，亦祇把軍隊放在佔領區內，既不敢再向前進攻，亦不敢後撤退。藉此安撫他國內反戰戰戰的情緒，以期由此行統息而後扶植漢奸，來以華制華。但是這兩條路，分明都是敵國的主謀，先從第二條路來：老實講，如他藉此結束，決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日軍一天不整個撤退，我們的戰鬥是一天也不中斷的。他要退，難道我們就不會反攻嗎？他用全力鞏固佔領區，我們不會乘機會收復失地嗎？再以第一條路來說：也就是把他在國內國外所儲備可調的五個師團抽調出來加緊進攻。這個在我們本是時時準備着，而且必有十分把握的。

全國同胞都知道，自從去年年底桂南粵北戰事，迄今一個半月以來，他屢次增援，屢次喪兵折將，我們已夠過他號稱最精銳的第五師團，和近衛師團的力量了。我今天可以明白的說，在一年以前，敵人妄想我們中國在華北對他不敢而屈；到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就要使日本軍閥在華南戰場上不戰而死，乃至不戰而敗。敵軍現在的軍紀之頹敗，戰鬥精神的低落，逼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現在所憑藉者不過是比較優勢的武器，但武器是要有戰鬥精神的部隊來使用的。敵國現在國內經濟危機日深，外交徬徨無措，毫無出路，厭戰反戰的空氣彌漫全國。這種動搖不安的因素，當然反映到他前線上士氣的衰頹。我在幾年前途中全殲時，已經透切論敵人的敗之道，說他已陷入死地，處處都處於進不得，欲退不能的地位。自從他領南戰之後，無天時地利與人上和，他更是死於絕境了。他的最後失利的時期，必不在遠了。我們只得最後毀滅的時期到來，加以一舉的殲滅。現然不戰而亡的時期隨地都給敵軍以橫掃的不斷的打擊，而使我們和他作消滅的動戰，我們亦必可使他不戰而死，促起他最後的失敗。我們祇看山西戰場，他始終保持一個師團以上的兵力，一度度的補充，不知

力量，就可以制敵軍的死命，使他全死。他開來的軍隊愈多，我們殲滅他的機會愈大，而最後勝利也愈迫近。敵人進，兩廣戰爭以來，是自尋死路。他前年直佔廣州，或者還有希望是這種病死的苦味，更沒有到困死的一着，所以去年年底前來進攻南寧。實際這就是他最後的冒險。我們就要在這個地帶，逼得他大量增援，實際使敵軍不戰而死的原則，以造成我們的最後勝利。至於其他戰場上，我們一方面不斷的與以消耗，一方面積極的與以打擊，要他們應合我們的有利的戰術，來自尋覆滅。總之，在軍事上，我會經多次聲明，自何有十分勝利的把握，何況這一次貴國陸軍和敵軍協定的披露，更加深我們前線將士的憤慨，不對全國官兵下一道「軍心」，有力量的徵文。我們全國同胞和將士，現在必然知道，不奮鬥就是滅亡，不而戰就是要束手待斃，就要被汪逆用賣做奴隸。我們如何能受此污辱，我們如何能不雪恥洗恨，求取我們國家的生存，爭回我們國家的人格呢？現在敵國內部一換再換，少壯軍閥的「注一擲」，不但要牽連到日本六千萬人民自尋死滅，更要攪亂東亞，引起世界人類莫大的禍患。這是敵國回光返照死期將至的時機，這是東亞禍福世界安。最要緊的一點，我們的軍議就在不惜一切犧牲，為國家民族獨立生存作護衛，為國際公約東亞平等作一城，實在是應分重大。我們現在正處踏上最後勝利前所必經的最大艱鉅的階段。呼籲我全國同胞，全軍將士，乘此時機，加倍奮勉，努力奮鬥，驅逐倭寇，光復山河，達成我們滿漢漢奸盟約，雪洗先烈仇恨，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凱歌，便命。

(完)

屬開邊區衛生教育

平
每

氣。

主治 一，用於消化不良，脹滿痞痛，四肢乏力。

包每天服四次。

總代理各分作

友延

418